

在一个杀死疑问的速度比任何时代都快得世界，让智者赋予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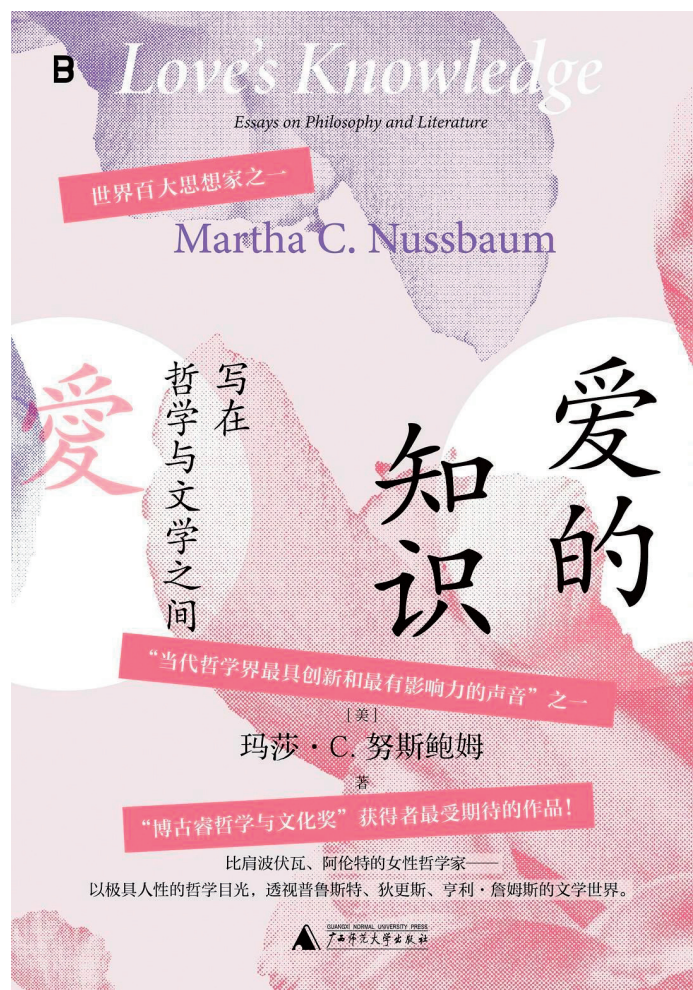
像哲学家那样提问生活

在这个追求极致效率的网络世界，真实的感知日益被封闭，意义随处消解，我们杀死疑问的速度比任何时代都快。比起深入思考，人们似乎更愿意拘囿于社交和娱乐中，用简单麻痹神经，从而获得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确定的快乐，却遗忘了直面不确定性的一种由来已久的智慧——哲学。

最近暗火的纪录片《解释鸿沟》中，哲学教授陈嘉映与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交谈，与他的学生们辩论，与仍在坚持思辨的年轻人展开古老求真的设问，他以与哲学小圈层的日常告诉我们，还有一群当代人仍在坚持不懈地追求“意义”，今天的我们比之以往更需要精神与现实、思辨与生活的深度交流，更需要让思想低空飞行的哲学家。

在陈氏经典小书《何为美好生活》中，陈嘉映的一段话引人入胜：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实践的智慧”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一——

是不是有点心灵鸡汤的意味？或许正是以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哲学慰藉作为开端，我们得以重新与真实的自我取得连接，被赋予自我感知、深度思考的能力。接下来我们将认识两位同样选择让思想低空飞行的职业哲学家，都是身为畅销书作家的玛莎·努斯鲍姆和韩炳哲。她（他）们如同陈嘉映一样，“走在人群中，天然具有一种窥见世界秘密的隐秘快感。”而身为当代哲学家，他们也秉持着陈所自认肩负的使命：瓦解那些唯一的、先验的、不变的、与我无关的真理，保护那些追求真理、积极思考的人。



《爱的知识》
(美)玛莎·努斯鲍姆 著 李怡霖 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01

一种“很新”的哲学家

在玛莎·努斯鲍姆身上，找不到任何关于哲学家的刻板想象，但她又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她拒绝在腹腔镜手术中使用麻醉药；在产房里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她“亭亭玉立、妩媚动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女人味并且衣着时尚，还穿超短裙”；她为每一天制作流程图，并以一场90分钟的运动开启……今年76岁的她，已经创作、编撰了50多本书，获得了64个荣誉学位。更重要的是，她的经典哲学专著《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今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后，豆瓣评分9.6，连续数周盘踞“一周热门非虚构图书榜”。

和大多数哲学家相比，玛莎·努斯鲍姆是一位笔触优雅的写作者。这也是她作为哲学家的新颖所在。她以文学填补哲学不愿审视的空白，在传统英美哲学不肯“屈尊”投下目光之处，探讨人类一直以来关注的人性、感知、谎言、阅读、灵魂、个体与爱等切身话题。而这种对文学的关注，来自童年与父亲共读文学经典的经历。他们一起阅读威廉·埃内斯特·亨利的诗歌。她还喜欢一个人跑去阁楼，沉浸于狄更斯的小说世界。她说，通过文学，她找到了一条逃生的道路，使自己从无关道德的生活进入道德生死攸关的世界。

哲学偏重理性，而努斯鲍姆却是一位极具感性、激情的哲学家。康德认为

为激情之爱没有理智没有道德，不应该被讨论，但她并不认同，她本人也从不掩饰对激情之爱的追寻。在书中那篇《爱与个体：浪漫的公正与柏拉图式渴求》里，她用一个堪比悬疑小说的开头，引出一位用书写日记的方式，应对自己心碎经历的女哲学家。女哲学家把自己的经历分类整理，详细列出一位理想爱人的各种品质，然后对照比较自己爱过的男人：“他正走在阳光斑驳的长廊上，有说有笑，他的整个身体被从门口射进来的阳光强烈地照亮，在她看来宛如英国艺术家透纳笔下站在阳光中的天使。”

她以哲学的思想重读文学名著《大卫·科波菲尔》，起因是14岁的女儿独爱书中的浪荡子斯蒂尔福斯，而不是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获幸福人生的主人公大卫。最终她得出结论：当读者对宣称自足但实际上无法自足的“一定之规”心生厌倦与失望，他们也一定会转向斯蒂尔福斯，转向并不完美但终究开放的故事，因为那才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说到底，当人以“爱”之名寻求光明与超越，他们最该做的恰恰是回归生活，毕竟“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类的善，而不是其他存在者的善”。归根结底，努斯鲍姆希望找回的是哲学的文学风格以及一种文学性的标准，那也是狄更斯希望读者看到的我们对于生活的激情——它不需要能够解释一切，只是参与到注定难解的生活当中。

一位反传统的哲学“网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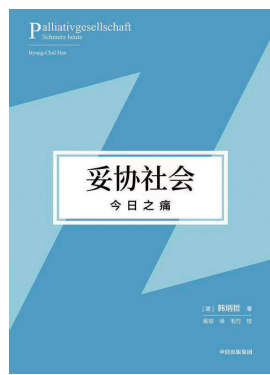
当今哲学界，身为人气“网红”的德国职业哲学家韩炳哲无疑是一个异数，他与他的理念都引发了学界争议。即便写出《爱的多重奏》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为之称赞阅读《爱欲之死》“是最具才智的享受”，哲学界对韩炳哲的观点也并非全盘接受。

从《倦怠社会》到《妥协社会》，韩炳哲的书写都偏向社会学分析，将哲学作为工具来阐述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及其成因。他集中对现象进行诊断，忽视了哲学的传统，即对人类自我、意义等更深层次的追问。人们能从他的书中获得在当代生活中的些许清醒，但对于人的存在等问题，却无法找到太多具有超越性的启发。通俗点说，依然脱不了哲学鸡汤化的嫌疑，他一度被看作是在哲学大众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的阿兰·德波顿。

以下是他对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观点：ChatGPT、

算法，包括曾引起热议的“AI换脸术”，在韩炳哲看来，都是人们逃避痛苦的产物，“这加速了数字化生产的步伐。这些后真相时代的产物是对真实的戏仿，这种戏仿不会带来真实的痛苦，只在戏仿中麻醉人们对现实的真实感受”；“但人群并非对痛苦失去了感受，而是进入了‘超敏感’状态，像安徒生童话中的豌豆公主一样，即便是床垫下的一粒豌豆都能让她叫苦不迭。痛苦就是现代人的那颗豌豆，再小都无法忍受”；“今天，我们通过信息来感知世界。这就是我们失去当下体验的原因，我们需要让信息保持沉默，否则我们的大脑会爆炸。”……

然而，“韩炳哲现象”让哲学难得地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被大头部、晦涩的系统理论劝退的人们，在他亲民的社会批判性理论中寻求安慰。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刘杰教授，写下他对韩炳哲观点以及我们所处时代的哲学态度。



《妥协社会》
(德)韩炳哲 著 吴琼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版



《非物》
(德)韩炳哲 著 谢晓川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3版



《叙事的危机》
(德)韩炳哲 著 李明瑶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05



《时间的香气》
(德)韩炳哲 著 吴琼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05

韩炳哲：透析信息时代的人文主义哲学家

□刘杰

在科技时代秉持哲学的“人味”

作为职业哲学家的韩炳哲，其哲学思想何以会溢出学术界而在非专业人群中受到如此的追捧和热议？在数字阅读占压倒性地位的今天，他的纸质图书为什么依旧热销？在这个“读图时代”和“短视频时代”，人们为什么还迷恋他的那些非文学性文字？他以什么样的哲学说理方式完成了与时代精神的对接和对时下文化的病理学诊断？要想找到对这些诸多疑问的答案，我们还需从他的作品入手。

出生于1959年的韩炳哲是韩裔德国哲学家，1994年获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其研究涵盖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美学和文化哲学等多个领域。从其大量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深刻影响着他的问题视角，尼采和祁克果的犀利风格也被他继承和发挥，而海德格尔的影子则无处不在。他像当下所有职业哲学家一样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在科技时代哲学何为？

为顺应时代潮流，今天许多哲学家选择走“自然主义”之路，即用具体的科学成果去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使哲学研究紧随科学的步伐，甚至让哲学直接参与到科技的活动中去。他们在推动哲学“自然化”的同时已越来越远离早先哲学具有的人文主义传统，把“去人化”发挥到极致，哲学越来越没有“人味”。

这些自然主义者热衷于用琐碎对抗宏大，用逻辑对抗修辞，他们的哲学作品除专业人士外几乎无人问津。然而，哲学的画面从来就不是由一种风景所拼成。在“自然主义”甚嚣尘上之际，许多哲学家坚决反对目前哲学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之风，力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学科，哲学应该对人们的“精神修炼”起到支撑的作用，阅读并思考哲学问题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韩炳哲就是当下德国哲学界弘扬人文主义哲学的先锋人物。但他并不像过去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那样只是一味尖酸刻薄地批判工业社会和消费主义文化，而是用大量实例和生存论分析告诉人们，在这个信息传播技术（ICT）的时代重塑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的任务变得是多么的迫切和必要。

从“物时代”到“非物时代”

然而，韩炳哲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今天，与其说“在线生活”（online）带来的是人文精神的崩溃和消解，是人们精神品味的低下与荒谬，不如说是生活世界的巨变。在《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一书中，韩炳哲指出，曾经支撑人类生活的“大地秩序”已被“数字化秩序”所代替，我们正从“物时代”向“非物时代”过渡。曾经让我们安心的一切可靠朴实的东西，现在都变得虚无缥缈，甚至“幽灵化”了。我们的生活栖息地曾充满了各种物种，但现在这些栖息地完全被信息所霸占。由此，生活变得动荡不定，认知系统变得极其不安。我们不再迷恋物，而是迷恋信息，我们用“信息和数据拜物教”取代了“对物的拜物教”。数字化秩序让生活变得碎片化。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让我们生活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从而失去了行动力和自主性。更为糟糕的是，数字化秩序还结束了“真相时代”，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信息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就是寻求刺激，一切受感觉和情绪的控制。

他这样描述这个信息时代：“我们今天追赶着信息而无须获得知识。我们知道一切而无须认识一切。我们四处游历而无须获得经验。我们不间断地交流而无须加入一个共同体。我们保留了海量的数据而无须考察记忆。我们积攒了朋友和粉丝而无须遇见他者。信息就以这样的方式促成了一种无须持续和绵延的生活形式。”当然，作为哲学家，韩炳哲还是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积极一面。他

认为信息具有把我们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人工智能不仅实现了让物作为人来工作，而且要让物作为人来思考，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劳动”。未来的人无须亲自用手劳作，他们只进行游戏和享乐；他们无疑是自由的，他们拥有敲打键盘的“指尖的自由”。但这无疑又是一种“取消”了人的“后人类时代”。数字化秩序追求不受限制的东西，而只有大地秩序才规定了人受限制的特性。人类如果沿着数字化秩序的道路狂奔，最终也会将自己完全“取消”。为了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唯有心归“大地的秩序”。心归大地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心向他者敞开”。这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共同关系（友谊）的关键。

重获对“他者”的感知

在《他者的消失》和《爱欲之死》这两本书中，韩炳哲探讨了所谓“同质化的恐怖”这一信息时代的病症。在他看来，当今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他者”的消失。失去了“他者”，也就失去了创造性独特性，一切都在“同质化的暴力”的摧残下变得千篇一律、死气沉沉，这无疑意味着意义的丧失。他说“全球化的暴力使一切都变得相同，它打造了一个同质化的地狱。”而数字化网络空间则消除了陌生者和他者所带来的否定性和惊异感，没有了精神上的惊奇感，一切艺术和哲学都变得平庸。因此，“对世界的疏离”是所有艺术和哲学的可能条件，我们必须把世界当成“陌生物”来感知，当成一个“他者”来感知，我们才会对世界有真切的感觉，艺术也才能重获“他性”、“谜题属性”、“陌生感”和“神秘感”，哲学也才能重获它的批判功能。

无独有偶，“他者”的消逝还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真爱的死亡。在韩炳哲看来，“爱欲的对象实际上是他者，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由于当今社会的“同质化”，人们已无法产生真正的经验，因为我们只能爱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不能归类的、不可比较的“他者”，而这种“他者”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攀比加比较”的同质社会，一切以消费社会的统一标准来衡量，而针对“他者”的消费是不存在的。没有了“他者”，只剩下“自我”，被“他者”的世界所遗忘。因而“自恋”就成为常态，最终我们淹没在“自我的深渊”中，陷入自恋性忧郁症。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谈恋爱，同时他们中间患上抑郁症的也越来越多，不能不说韩炳哲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诊断非常精当！

综观韩炳哲出版的20多本中文图书，我们发现他真不愧为生存论分析的辩证大师。他在指出“他者”消失、社会缺乏否定性的同时，也指出社会存在的“肯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倦怠社会》一书中他就认为，在对积极进取持有肯定态度的社会里，追求“功绩”就如同服用兴奋剂一样，必然导致过度疲劳和倦怠，“无节制地追求绩效的提升，将导致心灵的梗阻。”这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彼此孤独和疏离。那么，怎样应对这种病症呢？在《沉思的生活》中，韩炳哲邀请我们关注人性中“无所事事”这一人之生存的光辉形式，因为它能创造真正的自由时间。我们一旦失去了无所事事的能力，就只能成为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无所事事可以是休闲娱乐、消费享受、躺平睡觉，但最好的无所事事则是“沉思的无所事事”，因为它会超越尘世的倦怠，“在无所事事的风暴里，物与物彼此结合，闪闪发光。发光是沉思模式下的思想。”可见，无所事事恰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而庄子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哲学。我想，对我们读者而言，又何尝不需要“无所事事地去阅读”呢？无所事事地思，无所事事地读，就是克服倦怠的通途。让我们无所事事地一起来阅读韩炳哲吧！

(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

